

羣書治要

一四

新學
知

PDG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二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鹽鐵論

新序

鹽鐵論

行遠道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故賢士之
立功成名、因於資而假物者也。公輸子能因人
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爲專屋狹
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君之銅鐵、以爲金鑪大
鐘、而不能自爲壺鼎槃杆、無其用也。君子能因

本書

作意杆

作材

政作正

食疑受

善言作

諫諍

論作倫

人主之政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
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邾里太公
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
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
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
善言之君故桀有關龍逢而夏亡紂有三仁而
商滅故不患無夷吾由余之論患無桓穆之聽
耳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遇屈原放逐於楚國也

不得作
而不

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
何必去父母之邦此所以言而不見從行不得
合者也

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
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也
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
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
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罪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
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矣曾子曰上失

罪作四

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罟羅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鄧皙之僞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悅爾行刑不樂也

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窮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上以奉

君親下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
又何加焉曰教之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徙
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
乎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
故富民易與適禮

得作有

德

爲之作

爲善

必上有
雨字

古者政得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行修於
內聲聞于外爲之於下福應于天周公在上而
天下太平國無夭傷歲無荒年當此時雨不破
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

死作餓

斂作檢
見作民

之蠻貊
作蠻貊
之國

孰今不省其所以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死殍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斂也爲民父母見饑而死則曰非我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我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飢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

王者崇禮施德尚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之蠻貊不可弃

威作盛

禮下有
儀字

升作濟
充下
有以字
刪之

也。今萬方絕國之君，奉贄獻見者，懷天子之威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宜設明堂辟廱以示之。揚于戚昭雅頌以風之。今乃以玩好不用之器，奇蟲不畜之獸，角抵之戲，炫燿之物，陳夸之殆，與周公之待遠方殊也。昔周公處謙讓以交卑士，執禮德以下天下，故辭越裳之贄，見恭敬之禮也。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覩威儀，于戚之容，耳聽升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鞮來

觀猛獸熊羆也、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驢駝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戶、昆山之旁以玉璞抵鳥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而明盛德也、隋和世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唯賢臣良相、不在戎馬、珍怪也是以聖王以賢爲寶、不以珠玉爲寶、昔晏子修之樽俎之間、而折衝乎千里、不能者、雖隋和滿篋、無益於存亡矣。

海春作

宛春

天寒乎

哉云云

七字作

天寒哉

我何不

寒哉

衛靈公當隆冬興衆穿池海春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乎哉寒乎哉海春曰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飢故餘梁肉者難爲言隱約處逸樂者難爲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下濕者之痛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且無暮稱貸者之急也乘堅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擔步行者之勞也匡牀薦席侍御滿側者不知服輅輓舩登高絕流者

拙作距

仗作伏
木作末

之難也、衣輕煖、處溫室、載安車者、不知乘長城、
眺胡代、向清風者、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
者、不知老母之憔悴、匹婦之悲恨也、耳聽五音、
目視俳優者、不知蒙流矢、推敵方外之死亡也、
東向杖几、振筆而調文者、不知木索之急、箠楚
之痛也、昔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管茅、用師
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輜車相望、
生而往、死而還、彼獨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
義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

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虎兇相搏、而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閑、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

道徑衆民、不知所由也、法令衆人、不知所避也、故王者之制法也、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乎知之、愚婦童婦、咸知所避、是故法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僞萌生、有司治之、若救爛捫焦、不能禁、非網

刪作撲

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羣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律令塵蠹於棧閣、吏不能徧覩、而況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滋多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故治民之道、務篤於教也。

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

漫作濶

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己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漫、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鈇鉏之不利、患其舍草而芸苗也、非患

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爲過、不必
誅、是鉏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
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
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矣、故舜施四罪、而天
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伏其誅、刑必加而無
赦、赦維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
乎、今廢其德教、而責之禮義、是虐民也、春秋傳
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

上又誅
作誅及

似作以

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相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而及華葉，傷小指而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反誅無罪，反誅無罪，則天下之無罪者寡矣。故吏不以多斷爲良醫，不以多刺爲工，子產殺一人，刑二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故爲民父母，似養疾子，長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矣。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其不欲服罪爾。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能緩追以

伍而之
而作之

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而相坐也、

紂爲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孥之法、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嫚、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太嚴而仁恩不施也、故政寬則下親其上、政嚴則臣謀其主、晉厲以幽、二世以弑、惡在峻法之不犯、

格作押
和作恩

或以下
六字本

書同疑
有誤

嚴家之無格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和而不務
威。故高皇帝約秦苛法，以慰怨毒之人，而長和
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恩施無
窮，澤流後世。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爲輕而累
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擾。擾則
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仁生。
贈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
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

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可理乎。今之治民者，若拙御之御馬也。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吻傷於銜，而求其無失，何可得也。故疲馬不畏鞭箠，疲民不畏刑法。雖增而累之，其有益乎。

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不教而殺，是虐民也。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未聞刑罰任而孝悌興也。高牆狹基，不可立也。嚴刑峻法，不可久也。二世信趙

任作行

知死不
再作死
不再生

高之計、深督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
殺人多者爲忠、斂民悉者爲能、百姓不勝其求、
黔首不勝其刑、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故過任
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知死
不再、窮鼠齧狸、匹夫奔萬乘、舍人折弓、陳勝吳
廣是也、聞不一朞而社稷爲虛、惡在其能長制
羣下、而久守其國也、

新序

楚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勸

舊無厚
字補之

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
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我處常縱
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
吾與處歡樂之、不見則戚、雖然吾終無得也、其
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卽
拜筮蘇爲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人
之將死、其言也善、恭王之謂也、孔子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於是、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
寤者也、

本書爲
徒作又
死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羣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是會爲人臣，侮其主，爲人臣，侮其主者，其罪何若？」對曰：「爲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會曰：「身死，妻子爲徒。若是謂死而又死也。」君既已聞爲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會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爲謀，辨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鬪，智者不爲謀，則社

稷危、辨者不爲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爲鬪、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以會爲上客、

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出之、次至任座、文侯問曰、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

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大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船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爲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爲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

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慙、

秦欲伐楚、使使者在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之重者也、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

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楚國之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隣國、隣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趣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撮治

撮作攝

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
瞿然無以對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
可謀也遂不伐楚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
荒來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
闕天、成王任周邵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
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
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得管仲有霸諸侯之榮
失管仲而有亂危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

變作更

穆用之而霸、楚不用子胥而破、吳王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強齊之讎、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變代以騎劫、兵立破、亡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也、故闔廬用子胥而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以敗、此的的然若白黑也、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

以作開

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以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妬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歲不合者也或不肯用賢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錄也然其要在於己不明而聽衆口也故譖訴不行斯爲明矣

魏龐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

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信也、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龐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共自邯鄲反、讒口果至矣、遂不得見、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與語三日、遂拜以爲相、有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人、乃相與俱行、見鄒忌曰狐白之裘、補之以

辭作稱

弊羊皮何如忌曰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髡曰方內而園缸何如忌曰諾請謹門戶不敢留客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不得息何如忌曰諾請減吏省員使無擾民淳于髡等三辭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辭而去梁君出獵見白鴈羣梁君下車殼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

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何也？爲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射殺之，無異於虎狼矣。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年曰：幸哉今日也！人獵皆得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年作歲

晉文公出田，逐獸，踰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

無數字

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數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丸矰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鈞射之憂、今君逐獸殲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

有作得
得作能

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矣、文公曰、寡人問子、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壹不意人君之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居之矣、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

侯作而

侯有悅色。文公曰：吾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武子曰：其人安在？曰：吾未與來。武子曰：處上位而不卹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言而弃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車載老古，與俱歸。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矣。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

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
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其上
不可居、此非所以賀我也、

齊有婦人、極醜、號曰無鹽女、曰頭深目、長壯大
節、卽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
年三十、無所容入、於是乃自詣宣王、曰妾齊之
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謁
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
口而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

而見之。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
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對曰：今大王之君國
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三國之
難，內聚奸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故
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
陵崩隤，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
玉，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賢
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進於左右，邪僞立於本
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沈湎，以夜續

舊無翡翠二字補之

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喟然而歎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今乃壹聞寡人之殆幾不全也於是立毀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拜無鹽君以爲王后而齊國大安醜女之功也

有司請事於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

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則曷爲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已無爲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任周邵刑措不用用衆賢故也

下有作
又古字
通用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有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

器也博通之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
羣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隣諸侯之患國有
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得議也公季
成自退於郊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齊桓而功
不及五伯者何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
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
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
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也然而名

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齊賓胥無善補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

齊作繼
補作純

也作矣
謀作謀

身作人

晉文公田於虢，遇一老夫而問曰：子處此故也，虢亡其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謀，則不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也。文公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身，今之君子聽其身而棄其言，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也。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可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

曰趙武乎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
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其
身所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是其無私德
也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

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
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
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
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
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

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
而天下歸心焉、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
賃車以適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
開門辟賃車、甯戚飯牛於車下、擊牛角疾商歌、
桓公聞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
之、桓公反、甯戚見、說桓公以全境內、明日復見、
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悅、將任之、而羣臣爭
之、曰、客衛人去齊不遠、不若使人問之、而賢也、

全作合

而作固
賢下有
人字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二
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有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而授之，以爲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成霸也。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

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其僕曰君何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間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問之國人皆喜居無幾何秦興兵而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

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案兵而輟不攻魏
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夫君子之用兵也莫見其
形而功已成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
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舉
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
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知也其離仁義亦遠
矣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
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

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

子張見魯哀公，見七日，哀公不禮。託僕夫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百舍重趂，不敢休息，以見君。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鈎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也。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還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

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臧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孟子見齊宣王於雪宮王左右顧曰賢者亦有此樂耶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人之上者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無者字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糝無以粟於是倉

費上有
爲字

利作計

而已作
也一字

糶盡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糶，吏以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暴背而耕，勤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也哉？米粟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且汝知小利而不知大會也。周諺曰：囊漏貯中，汝獨不聞耶？夫君者人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粟耶？鳥食鄒之糶，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耶？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此之謂知富國矣。

齊有田巴先生者、行修於內、智明於外、齊王聞其賢、聘而將問政焉、田巴先生改制新衣、鬚飾冠帶、顧謂其妾曰、何若、其妾曰、佞將出門、問其從者曰、何若、從者曰、佞過於淄水、自關醜惡甚矣、遂見齊王、齊王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臣、今者大王召臣、臣改制鬚飾、將造公門、問於妾、妾愛臣、諛臣曰、佞將出門、問從者、從者畏臣、曰、佞、臣臨淄水而觀影、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妾諛王者、非特二人也、王能

臨淄水見已之惡過而自改斯齊國治矣

臧孫行猛政子贛非之臧孫召子贛而問曰我不法耶曰法矣我不廉耶曰廉矣我不能事耶曰能事矣臧孫曰三者吾唯恐不能今盡能之子尚何非耶子貢曰子法矣好以害人子廉矣好以驕上子能事矣好以陵下夫政者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民衆者法不可以苛天性然也故曰罰得則姦

下則疑
之范史
注作之

德厚范
史注易
地

邪止矣、賞得則下歡悅矣、由此觀之、子則賊心
已見矣、獨不聞夫子產之相鄭乎、其論材推賢
舉能也、抑惡而揚善、故有大略者、不問其所短
有德厚者、不問其小疵、有大功者、宿惡滅息、成
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也、其牧民之道、養之以仁、
教之以禮、使之以義、修法練教、必遵民所樂、故
從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順其所好
而勸之、賞之疑者從重、罰之疑者從輕、其罰審
其賞明、其刑省、其德純、其治約而教化行矣、治

思疑思
或思

爲疑僞

鄭七年而風俗和平、災害不生、國無刑人、囹圄
空虛、及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
吾將安歸、夫使子產命可易、吾不愛家一人、其
生也則見愛、其死也而可悲、仕者哭於廷、商人
哭於市、農人哭於野、處女哭於室、良人絕琴瑟、
大夫解佩玦、婦人脫簪珥、皆巷哭、然則思者仁
恕之道也、君子之治、始於不足見、而終於不可
及、此之謂也、蓋德厚者報美、怨大者禍深、故曰、
德莫大於仁、而禍莫大於刻、夫善不可以爲求、

而惡不可以亂去。今子方病，民喜而相賀曰：臧孫子已病，幸其將死。子之病少愈，而民以相懼。曰：臧孫子病又愈矣，何吾命之不幸也。臧孫子又不死矣，子之病也，人以相喜，生也，人以相駭。子之賊心亦甚深矣，爲政若此，如之何不非也。於是臧孫子慙焉，退而避位。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至於其廷，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

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我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甚深、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甚崇、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入其廷、廷甚閑、此明察以斷、故其民不擾也、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二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三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說苑

劉向

君道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
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
我飢之也有一民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
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
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

道也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而道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使然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

本書乘
成功作
成厥功

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極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皋陶爲大理、益掌驅禽、堯不能爲一焉、堯爲君、而九子者爲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功、堯遂乘成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

行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
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顧謂
左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何如、左右曰、罪
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得一言而
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
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
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
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

人戒

臣術

有作行

未作不
前上有
之字

大作良

人臣之行有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
一曰萌牙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
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
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
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如此者大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
於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

明察極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食飲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也、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沈浮、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

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險諛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疾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爲輕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邪墜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聞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

卷之四十三
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
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
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
對曰：智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辨於萬物之情，
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
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不失四時，通
於地理，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此者舉以爲九
卿。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通於人事，行猷舉繩。

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忠正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
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
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
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也

復恩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三行賞而不
及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黧黑
手足胼胝今君反國三行賞而不及我意者君

無賞字

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夫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使不得爲非者吾以爲次賞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中者吾復以爲次賞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勞苦之士子固爲首矣吾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興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者

華作燈

待作持

二作三

聖王先德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華燭滅，乃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燭滅，有引妾衣者，援得其纓，待之矣。」促上火，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今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歡。羣臣皆絕纓而上火，盡歡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而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之，對曰：「臣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

久舊作
人改之

暴而誅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前敵久矣臣乃
夜絕纓者也

陽虎得罪比見簡子曰自今已來不復樹人矣
簡子曰何哉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
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
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卻臣於君
朝廷之吏親危臣於法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
簡子曰唯賢者爲能復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
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

種作樹

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種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已來、擇人而樹之、毋已樹而擇之也。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脇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脇之、脇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貴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耻、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

節作禮

則下莫不慕義節之榮而惡貪亂之耻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進之作
進闕

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稀其刑
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其德夫刑德
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之者也刑者
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
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
有功與無功也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
不賞則善不勸矣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矣善

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

齊桓公逐鹿而遠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也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公曰何爲以公名之對曰臣故畜特牛子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以告管仲管仲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見暴如此叟者是公

知獄訟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乎？」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子賤。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也。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逸四支，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

善無固

逸之固

字補之

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人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

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也不齊之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壞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

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
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
曰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
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
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
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
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
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

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獲其所宜、而善惡分矣、孔子聞之曰、此言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亦無由入矣、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將懷遠而致近也、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雖有千里之望、猶

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絕江海者託於
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非其人
而欲有功，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
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
主哉。

禹以夏亡，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
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穆
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
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

處繼絕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於沙丘，任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而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

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之三面而夏民從以其所爲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而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

心作必

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恠、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心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也。

齊桓公設庭燎、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有以九九之術見者。公曰：九九足以見乎？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臣聞主君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

秦書治要 卷之四十三
十三
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髡曰：古者所好四，王所好三焉。王曰：可得聞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悅之矣。髡曰：古者有驥、騮、騏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嬙、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

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
王矣宣王默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
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對曰君之賞賜不
可以功及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猶舉杖而呼
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
必也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遇
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

君待我朝哥太子不悅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
驕人乎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富
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大夫驕人
而亡其家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而
不得貧窮乎太子及文侯道子方之語文侯嘆
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
以仁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
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
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爲獻於我我是以得友武

仁作行

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公曰何故對曰貧不能使富公賜之齊國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

得毋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乎？對曰：不知賢、害霸也；知而不用、害霸也；用而不任、害霸也；任而不信、害霸也；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桓公曰：善。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問曰：楚齊常欲相并，爲之奈何？對曰：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盼子將，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僅存耳。於是齊使申

何字在
下知上

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斬其首而反於
是齊王更使眊子將楚悉發四境之內王自出
將僅而得免至舍王曰何先生知之早耶忌曰
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俱不爲
用是以亡也眊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
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
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

君之失也。君有過失，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

法誠

法誠作敬慎

昔成王封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往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也。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

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
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叡智而守以愚
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
德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德不謙者、失天下、亡
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
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
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
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易曰、謙亨、君
子有終、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
後來弔。叔敖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
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
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
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曰：「
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
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
者，足以治楚矣。」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獨無一言以

教冉乎公子牟曰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勢
不與富期而富自至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貴
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
不與死期而死自至穰侯曰善

善說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父老相與勞王王曰父老
苦矣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獨不
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賜父老無徭役先生又
不拜王曰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得無有

過乎閻丘先生對曰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災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有脩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

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

修文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祝雍曰使王近於仁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

反質

秦始皇帝既兼天下侈靡奢泰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

以刑殺爲威、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服、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爲所害、乃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聞諸生多爲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四百餘人、皆坑之、侯生後得、始皇召而見之、侯生曰、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生曰、今陛下奢侈失本、淫佚趣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鐘鼓之樂、流漫無窮、輿馬文

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
力殫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刻下下暗上
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
耳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
下之十亡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
早言侯生曰陛下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
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久見矣臣等恐言
之無益而自爲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以必
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

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刑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冀也。始皇喟然而歎，遂釋不誅。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對曰：生於姦邪淫佚之行也。凡姦邪之心，飢寒而起。淫佚者，文飾之耗，雕文刻鏤，害農事者也。文繡纂組，傷女功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女功傷則寒之源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爲姦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

禁技功則國貧民侈國貧民侈則貧窮者爲姦
邪而富足者爲淫佚則驅民而爲邪也民已爲
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
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督其末傷國之道也
文侯曰善

忌作它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忌諫曰
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
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吾觀人之父母衣麤
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

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
淫於奢侈、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
忌慙而退、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三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桓子新論 潛夫論

桓子新論 桓譚

昔秦王見周室之失統、喪權於諸侯、故遂自恃、不任人封立諸侯、及陳勝楚漢、咸由布衣、非封君有土、而並共滅秦、高帝既定天下、念項王從函谷入、而已由武關到、推却關、修強守禦、內充實三軍、外多發屯戍、設窮治黨與之法、重懸告

推却關
恐有關
誤

焉恐怨

反之賞及王翁之奪取乃不犯關梁院塞而坐
得其處王翁自見以專國秉政得之卽抑重臣
收下權使事無大小深淺皆斷決於己身及其
失之人不從大臣生焉更始帝見王翁以失百
姓心亡天下旣西到京師恃民悅喜則自安樂
不聽納諫臣謀士赤眉圍其外而近臣反城遂
以破敗由是觀之夫患害奇邪不一何可勝爲
設防量備哉防備之善者則唯量賢智大材然
後先見豫圖遏將救之耳

遏將當
作將遏

維鍼艾方藥者已病之具也非良醫不能以愈
人材能德行者治國之器也非明君不能以立
功醫無鍼藥可作爲求買以行術伎不須必自
有也君無材德可選任明輔不待必躬能也由
是察焉則材能德行國之鍼藥也其得立功效
乃在君輔傳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
利劍不如得一歐冶多得善物不如少得能知
物知物者之致善珍珍益廣非特止於十也
言求取輔佐之術既得之又有大難三而止善

二爲世之事中庸多大材少少不勝衆一口不能與一國訟持獨特之論干雷同之計以疏賤之處逆貴近之心則萬不合此一難也夫建蹕殊爲非常乃世俗所不能見也又使明智圖事而與衆平之亦必不足此二難也旣聽納有所施行而事未及成讒人隨而惡之卽中道狐疑或使言者還受其尤此三難也智者盡心竭言以爲國造事衆間之則反見疑壹不當合遂被譖想雖有十善隔以一惡去此一止善也材能

之士世所嫉妬、遭遇明君、乃壹興起、旣幸得之、
又復隨衆弗與知者、雖有若仲尼、猶且出走、此
二止善也、是故非君臣致密堅固、割心相信、動
無間疑、若伊呂之見用、傳說通夢、管鮑之信任、
則難以遂功竟意矣、又說之言亦甚多端、其欲
觀使者、則以古之賢輔厲主、欲間疏別離、則以
專權危國者論之、蓋父子至親、而人主有高宗
孝已之設、及景武時、栗衛太子之事、忠臣高節、
時有龍逢比干、伍員晁錯之變、比類衆多、不可

卷之四十四

盡記則事曷可爲邪、庸易知邪、雖然察前世已
然之効、可以觀覽、亦可以爲戒、維諸高妙大材
之人、重時遇咎、皆欲上與賢侔、而垂榮歷、載安
肯毀名廢義、而爲不軌惡行乎、若夫魯連解齊
趙之金封、虞卿捐萬戶、與國相、乃樂以成名、肆
志、豈復干求便辟、趨利耶、覽諸邪背叛之臣、皆
小辨貪饕之人也、大材者莫有焉、由是觀之、世
間高士材能絕異者、其行親任亦明矣、不主乃
意疑之也、如不能聽納施行、其策雖廣、知得亦

終無益也。

凡人耳目所聞見、心意所知識、情性所好惡、利害所去就、亦皆同務焉。若材能有大小、智略有深淺、聽明有闇照、質行有薄厚、亦則異度焉。非有大材深智、則不能見其大體。大體者、皆是當之事也。夫言是而計當、遭變而用權、常守正見事不惑、內有度量、不可傾移、而誑以譎異、爲知大體矣。如無大材、則雖威權如王翁、察慧如公孫龍、敏給如東方朔、言災異如京君明、及博見

多聞書至萬篇爲儒教授數百千人祇益不知大體焉維王翁之過絕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飾非奪是辨能窮詰說士威則震懼羣下又數陰中不快己者故羣臣莫能抗答其論莫敢干犯匡諫卒以致亡敗其不知大體之禍也

夫帝王之大體者則高帝是矣高帝曰張良蕭何韓信此三子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故得天下此其知大體之効也

王翁始秉國政自以通明賢聖而謂羣下才智

莫能出其上，是故舉措興事，輒欲自信任，不肯與諸明習者通共，苟直意而發，得之而用，是以稀獲其功效焉。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體者也。高帝懷大智略，能自揆度，羣臣制事定法，常謂曰：「庠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爲之憲，度內疏政合於時，故民臣樂悅，爲世所思，此知大體者也。王翁嘉慕前聖之治，而簡薄漢家法令，故多所變更，欲事事効古，美先聖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釋近趨遠，所尚非務，故以高義退致。

廢亂此不知大體者也。高祖欲攻魏，乃使人窺視其國相及諸將率左右用事者，知其主名，乃曰：「此皆不如吾蕭何、曹參、韓信、樊噲等，亦易與耳。」遂往擊破之。此知大體者也。

王翁前欲北伐匈奴，及後東擊青徐衆郡，赤眉之徒皆不擇良將，而但以世姓及信謹文吏，或遣親屬子孫，素所愛好，咸無權智將帥之用，猥使據軍持衆，當赴強敵，是以軍合則損，士衆散走，咎在不擇將，將與主俱不知大體者也。

夫言行在於美善不在於衆多出一美言善行而天下從之或見一惡意醜事而萬民違可不慎乎故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所以動天地者也

王翁刑殺人又復加毒害焉至生燒人以醢五毒灌死者肌肉及埋之復薦覆以荊棘人既死與木土等雖重加創毒亦何損益成湯之省納無補於士民士民向之者嘉其有德惠也齊宣之活牛無益於賢人賢人善之者貴其有仁心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四
也。文王葬枯骨，無益於衆庶，衆庶悅之者，其思義動之也。王翁之殘死人，無損於生人，生人惡之者，以殘酷示之也。維此四事，忽微而顯著，纖細而猶大，故二聖以興，一君用稱，王翁以亡，知大體與不知者遠矣。

聖王治國，崇禮讓，顯仁義，以尊賢愛民爲務，是爲卜筮維寡，祭祀用稀。王翁好卜筮，信時日，而篤於事鬼神，多作廟兆，潔齋祀祭，犧牲殺膳之費，吏卒辨治之苦，不可稱道。爲政不善，見叛天

矢射當
作射矢

下及難作兵起、無權策以自救解、乃馳之南郊、
告禱、搏心言冤、號興流涕、叩頭請命、幸天哀助
之也、當兵入宮日、矢射交集、燔火大起、逃漸臺
下、尚抱其符命書、及所作威斗、可謂蔽惑至甚
矣、

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之直、而積薪在旁、曰
此且有火災、卽教使更爲曲突、而徙遠其薪、竈
家不聽、後灾火果及積薪、而燔其屋、鄰里並救
擊、及滅止、而烹羊具酒、以勞謝救火者、曲突遠

薪固不肯呼淳于髡飲飯智者譏之云教人曲
突遠薪固無恩澤焦頭爛額反爲上客蓋傷其
賤本而貴末豈夫獨突薪可以除害哉而人病
國亂亦皆如斯是故良醫醫其未發而明君絕
其本謀後世多損於杜塞未萌而勤於攻擊已
成謀臣稀賞而鬪士常榮猶彼人殆失事之重
輕察淳于髡之預言可以無不通此見微之類
也

王者初興皆先建根本廣立藩屏以自樹黨而

流恐統

導恐遵

強固國基焉、是以周武王克殷、未下輿而封黃
帝堯舜夏殷之後、及同姓親屬、功臣德行、以爲
羽翼、佐助鴻業、永垂流于後嗣、乃者強秦罷去
諸侯、而獨自恃任一身、子弟無所封、孤弱無與、
是以爲帝十四歲而亡、漢高祖始定天下、背亡
秦之短計、導殷周之長道、哀顯功德、多封子弟、
後雖多以驕佚敗亡、然漢之基本、得以定成、而
異姓強臣、不能復傾、至景武之世、見諸王數作
亂、因抑奪其權勢、而王但得虛尊、坐食租稅、故

漢朝遂弱、孤單特立、是以王翁不興兵領土、而徑取天下、又懷貪功獨專之利、不肯封建子孫、及同姓戚屬、爲藩輔之固、故兵起莫之救助也、傳曰、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爲醫、與亡國同政者、不可爲謀、王翁行甚類暴秦、故亦十五歲而亡、失獵射禽獸者、始欲中之、恐其創不大也、旣已得之、又惡其傷肉多也、鄙人有得鮓醬而美之、及飯惡與人共食、卽小唾其中、共者怒、因涕其醬、遂弃而但不得食焉、彼亡秦王翁、欲取天下

時乃樂與人分之、及已得而重愛不肯與、是惜肉嗜鱗之類也。

昔齊桓公出見一故墟而問之、或對曰、郭氏之墟也、復問郭氏曷爲墟、曰、善善而惡惡焉、桓公曰、善善惡惡、乃所以爲存、而反爲墟、何也、曰、善善而不能去、惡惡而不能去、彼善人知其貴己而不用、則怨之、惡人見其賤己而不好、則仇之、夫與善人爲怨、惡人爲仇、欲母亡得乎、乃者王翁善天下賢智材能之士、皆徵聚而不肯用、使

人懷誹謗而怨之、更始帝惡諸王假號無義之人而不能去、令各心恨而仇之、是以王翁見攻、而身死宮室燒盡、更始帝爲諸王假號而出走、令城郭殘、二王皆有善善惡惡之費、故不免於禍難、大災卒使長安大都壞敗爲墟、此大非之行也、北蠻之先與中國並、歷年茲多、不可記也、仁者不能以德來、強者不能以力并也、其性忿鷙獸聚而鳥散、其強難屈而和難得、是以聖王羈縻而不專制也、昔周室衰微、夷狄交侵、中國

甬恐民

不絕如綫。於是宣王中興，僅得復其侵地。夫以秦始皇之強，帶甲四十萬，不敢窺河西，乃築長城以分之。漢興，高祖見圍於平城，呂后時爲不軌之言，文帝時匈奴大入，燹火候騎，至雍甘泉。景武之間，兵出數困，卒不能禽制，卽與之結和親。然後邊甬得安，中國以寧。其後匈奴內亂，分爲五單于，甘延壽得承其弊，以深德呼韓耶單于，故肯委質稱臣，來入朝見漢家。漢家得以宣德廣之隆，而威示四海，莫不率服。歷世無寇，安

及恐反

彈當作

天下當
補作字

危尚未可知，而猥復侵刻匈奴，往攻奪其璽綬，而貶損其大臣號位，變易舊常，分單于爲十五，是以恨恚大怒，事相攻拒，王翁不自非悔，及遂持屈強無理，多拜將率，調發兵馬，運徙糧食財物，以彈索天下，天下愁恨怨苦，因大擾亂，竟不能挫傷一胡虜，徒自窮極竭盡而已。書曰：天孽可避，自作孽不可活，其斯之謂矣。夫高帝之見圍十日不食，及得免脫，遂無愠色，誠知其往攻非務，而怨之無益也。今匈奴負於王翁，王翁就

夫疑災

往侵削擾之故使事至于斯豈所謂肉自生蟲而人自生禍者耶其爲不急乃劇如此自作之甚者也

夫異變怪者天下所常有無世而不然逢明主賢臣智士仁人則修德善政省職慎行以應之故咎殃消亡而禍轉爲福焉昔大戊遭桑穀生朝之怪獲中宗之號武丁有雉雉升鼎之異身享百年之壽周成王遇雷風折木之變而獲反風歲熟之報宋景公有熒惑守心之憂星爲徙

三舍由是觀之則莫善於以德義精誠報塞之
矣故周書曰天子見怪則脩德諸侯見怪則脩
政大夫見怪則脩職士庶見怪則脩身神不能
傷道妖亦不能害德及衰世薄俗君臣多淫驕
失政士庶多邪心惡行是以數有灾異變怪又
不能內自省視畏天戒而反外考謗議求問厥
故惑於佞愚而以自註誤而令患禍得就皆違
天逆道者也

或言往者公卿重臣缺而衆人咸豫部署云甲

處疑慮

乙當爲之、後果然、彼何以處知、而又能與上同意乎、孔子謂子貢、億則屢中、令衆人能與子貢等乎、余應曰、世之在位人、率同輩、相去不甚膠著、其脩善少、愈者固、上下所昔聞知也、夫明殊者、視異智均者、慮侔、故羣下之隱、常與上同度也、如昔湯武之用伊呂、高宗之取傅說、桓穆之授管甯、由奚、豈衆人所識知哉、彼羣下雖好、意措亦焉能貞、斯以可居大臣輔相者乎、國家設理官、制刑辟、所以定姦邪、又內量中丞御史、以

直惡真

量惡置

未恐衍

正齊轂下故常用明習者始於欲分正法而終乎侵輕深刻皆務酷虐過度欲見未盡力而求獲功賞或著能立事而惡劣弱之謗是以役以箠楚舞文成惡及事成獄畢雖使臯陶聽之猶不能聞也至以言語小故陷致人於族滅事誠可悼痛焉漸至乎朝廷時有忿悁聞惡弗原故令天下相放俱成惑譏有司之行深刻云下尚執重而令上得施恩澤此言甚非也夫賢吏正士爲上處事持法宜如丹青矣是故言之當必

以知至
方道疑
有闕誤
坐帝之
帝恐行

於恐行

可行也。罪之當必可刑也。如何苟欲阿指乎。如
遭上忽略不宿留而聽行其事則當受強死也。
哀帝時待詔伍客以知皇好方道數召後坐帝
事下獄獄窮訊得其宿與人言漢朝當生勇怒
子如武帝者刻暴以爲先帝爲怒子非所宜言
大不敬夫言語之時過差失誤乃不足被以刑
誅及詆欺事可無於不至罪易言大人虎變君
子豹變卽以是論諭人主寧可謂曰何爲比我
禽獸乎如稱君之聖明與堯舜同或可怒曰何

故比我於死人乎。世主既不通，而輔佐執事者，復隨而聽之，順成之，不亦重爲矇矇乎。

潛夫論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黑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

由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
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義必
先讀其書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
璜楚和之璧不琢不錯不離礫石夫瑚簋之器
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使
巧倕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製
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羞於
鬼神可御於王公而況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

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幽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有不濟乎、

凡爲治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飾末、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爲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僞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爲太平基也、夫富民者、以農桑爲本、以游業爲末、百工者、以致用爲本、以巧飾爲

末商賈者以通貨爲本以鬻奇爲末三者守本
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忘善
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爲本以巧辨爲
末辭語者以信順爲本以詭麗爲末烈士者以
孝悌爲本以交游爲末孝悌以致養爲本以華
觀爲末人臣者以忠正爲本以媚愛爲末五者
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慎本
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之道分
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取於野此富國之本

也。遊業末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源也。忠信謹
慎，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
力田所以富國也。今民去農桑，赴遊業，披採衆
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愈貧矣。百
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便事爲善，以膠固爲上。
今工好造雕琢之器，僞飾之巧，以欺民取賄。雖
於姦工有利，而國界愈病矣。商賈者，所以通物
也。物以任用爲要，以堅牢爲資。今競鬻無用之
貨，淫侈之弊，以惑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

費作實
爲是

計愈失矣。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
內有損民貧國之公費。故爲政者，明督工商，勿
使淫僞，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寬假本農，而寵遂
學士，則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
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
雕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鮮識，從而尚之。
此傷道德之實，而惑矇夫之失者也。詩賦者，所
以頌善醜之德，泄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
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爲饒辨屈蹇之辭，

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戇士
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
盡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閨門所以爲烈士也
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偷勢竊名以取濟渡夸末
之徒從而尚之此逼貞士之節而眩世俗之心
者也養生順志所以爲孝也今多違志以儉養
約生以待終終沒之後乃崇飾喪紀以言孝盛
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
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

玩作挑

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姦諛以取媚玩法以
便己苟得之徒從而賢之此滅貞良之行開亂
危之源者也五者外雖有賢才之虛譽內有傷
道德之至實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闇君之
所固也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
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
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愚日
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堯舜之治關

必作心

徒下句
弗能塞
三字

四門明四目通四聰是以天下輻湊而聖無不
照故共繇之徒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秦之二
世務隱藏己而斷百僚隔捐疏賤而信趙高是
以聽塞於貴重之臣明蔽於驕妬之人故天下
潰叛弗得聞也皆知高殺莫敢言之周章至戲
乃始駭閭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乎故人君兼
聽納下則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是故
明君益衆務下之言以昭外也敬納卑賤以誘
賢也其無拒言未必言者之盡用也乃懼拒無

無居字
尹疑尸

用而讓有用也其無慢賤也未必其人盡賢也
乃懼慢不肖而絕賢聖也是故聖王表小以厲
大賞鄙以招賢然後良士集于朝下情達于君
也故上無遺失之策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
所利而奸佞之所患也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
從退有後言故治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
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驕臣之好隱賢
也既患其正義以繩己矣又耻居上位而明不
及下尹居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是以卻宛得衆

無諫字
按作抹

乘作特

而子常殺之、屈原得君、而椒蘭構讒、耿壽建常
平、而嚴延妬其諫謀、陳湯殺郅支、而匡衡按其
功、由此觀之、處位卑賤、而欲効善於君、則必先
與寵人爲讎矣、乘舊寵沮之於內、而已接賤欲
自信於外、此思善之君、願忠之士、所以雖並生
一世、而終不得遇者也、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
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嘗觀上記、近古
已來、亡代有三、穢國不數、夫何故哉、察其敗、皆

二與字
天作以

由君常好其所以亂而惡其所以治、憎其所與
存而愛其所與亡、是故雖相去百世、殊俗千里、
然其亡徵敗迹、若重規襲矩、誓節合符、故曰、殷
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
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何以知
人且病、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以其
不嗜賢也、是故病家之厨、非無嘉饌、乃其人弗
之能食、故遂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其君弗
之能任、故遂亡也、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

善無脈
字補之

炙鍼作
鐵石

道下有
術字

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脈永也身之
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治身有黃帝之
術理世有孔子之經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非
炙鍼之法誤而五經之言誣也乃因之者非其
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準
不平鑽燧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驅馬不可以追
速進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者有形見物苟
非其人猶尚無功則又況乎懷道以撫民哉乘
六龍以御天心者哉夫理世不得真賢譬由治

固作賢

病不得真藥也。是故先王爲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民，德稱其位。此三代開國建侯，所以能傳嗣百世，歷載千數者也。

凡有國之君，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任不固也。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羣臣妬也。主有索賢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進賢之名，而無進賢之實，此所以人君孤危於上，而道獨抑於下也。夫國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則宄亂絕，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術

思私作

無法

隔作塞

亟作咸

用則公法奪列士之所以建節者義也正節立則醜類代此姦臣亂吏思私之徒所以爲日夜杜隔賢君義士之間亟使不相得者也夫賢者之爲人臣不損君以奉佞不阿衆以取容不墮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是以范武歸晉而國姦逃華元反朝而魚氏亡故正義之士與邪枉之人不兩立而人君之取士也不能參聽民氓斷之聰明反徒信亂臣之說獨用汚吏之言此所謂與仇選使令囚

謂作爲

功作政

三上有
使字

擇吏者也。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己，必察彼己之謂，而度之以義，故舉無遺失，而功無廢滅也。惑君則不然，己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替於衆，不謀於心，苟眩於愛，唯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故有周之制，天子聽政，三公至於列士獻詩，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無

宿作苛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四

三十一

敗也。末世則不然，徒信貴人驕妬之議，獨用宿媚蠱惑之言，行豐禮者蒙愆咎，論德義者見尤惡。於是諛臣佞人，從以詆訾之法，被以議上之刑。此賢士之妬困也。夫詆訾之法者，伐賢之斧也。而驕妬之臣，噬賢之狗也。人君內秉伐賢之斧，而外招噬賢之狗，欲其至理也，不亦悲乎。

而以下
作權陸

賢之狗

而外招

賢欲其

至也

兵之設也久矣，涉歷五代，以迨于今，國未嘗不以德昌，而以兵強也。今兵巧之械盈乎府庫，孫吳之言聒乎將耳，然諸將用之，進戰則兵敗，退

用作明
是
嶮作阪

守則城亡、是何也哉、彼此之情、不聞乎主上、勝
負之數、不用乎將心、士卒進無利、而退無畏、此
所以然也、夫服重上嶮、步驟千里、馬之禍也、然
騏驥樂之者、以御者良足爲盡力也、先登陷陣、
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
爲効死也、凡人所以肯赴死亡而不辭者、非爲
趨利、則因以避害也、無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
利害有異耳、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不避耻辱、
則避禍亂也、非此四者、雖聖王不能以要其臣、

微不至爾
今舊作
求實取
令改之

慈父不能以必其子、明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
以與下市、使親疏貴賤、愚智必順我令、乃得其
欲、是以一旦軍鼓雷震、旌旗並發、士皆奮激、競
於死敵者、豈其情厭久生而樂空死哉、乃義士
且以徼其名、貪夫且以求其賞、爾今吏從軍敗
沒、死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弔唁、嗟歎之榮
名、下又無祿賞之厚實、節士無所勸慕、庸夫無
所貪利、此其所以人懷阻解、不肯復死者也、軍
起以來、暴師五年、典兵之吏將以千數、大小之

戰歲十百合而希有功，歷察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於變勢，而士不勸於死敵也。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將不能效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士進有獨死之禍，退蒙衆生之福。此其所以臨陣忘戰而競思奔北者也。今觀諸將，既無料敵合變之奇，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又甚貧困，器械不簡習，將恩不素結，卒然有急，則吏以暴發虐其士，士以所屈遇敵，扶此爲將吏驅怨以禦讎，士卒縛手以待寇也。夫將不能勸

屈作拙
扶作巧

其士不能其兵此二者與無兵等無士無
兵而欲合戰其敗負也理數也然故曰其敗者
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

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譽莫美於忠此二
德者古來君臣所共願也然明不繼踵忠不萬
一者非必愚闇不逮而惡名也所以求之非道

一作全
名下有
揚

耳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則其利斷
金能如此者要在於明操法術而已矣夫帝王
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

設嚴威可以懲奸、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民、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湯火而不難、豈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若鷹野鳥也、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息、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哉、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違者、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言未得信而身敗、廣觀古來、愛君憂主、敢言之臣、忠信未達、而爲左右所鞫、案更爲愚惡無狀之臣者、豈可勝數哉、孝成終沒

之日、不知王章之直、孝哀終沒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後賢雖有憂君哀主之情、忠誠正直之節、然猶且沈吟觀聽、是以忠臣必待明君、乃能顯其節、良吏必得察主、乃能成其功、故聖人求之於己、不以責下也、凡爲人上、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治、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日號令、然勢自亂、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勲之不治也、堯舜拱己、無爲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騫而不足、勢亂也、故

曰善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是以明王審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黷教以辱命。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其職。此由法術明也。是故聖人顯諸仁，藏諸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後致其治，而成其功。功業効於民，美譽傳於世。然後君乃得稱明，臣乃得稱忠。此所謂明據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者也。

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

順作慎

於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理其行、心苟正、則姦慝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由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強也、此乃

教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舛刑罰，故舜先勅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皋陶以五刑。三居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防奸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內正道耳。民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奸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天民也，由良工之爲麴鼓也。起居以其時，寒溫得其適，則一蔭之麴鼓，盡美而多量。其遇拙工，則一蔭之麴鼓，皆臭敗而弃捐。今六合亦由一蔭也。黔首之屬，猶豆麥也。變化

云爲在將者耳、遭良吏則皆懷忠信而履仁厚、
遇惡吏則皆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
平、姦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
而薄威刑、德者所以修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
民之生世也、猶鑠金之在鑪、方圓薄厚、隨鎔制
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主、誠能
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咸懷方厚之情、而無淺
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羲農
之俗、復見于茲、麟龍鸞鳳、復畜于郊矣、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四

